中華大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西北地區總部

蘇航 主編

西北地區總部

二

I600645
T1600645

提　要

西北地區總部是《地域民俗分典》的總部之一。其地域範圍大體相當於今寧夏、陝西、甘肅、青海、新疆等省、自治區。歷史上，中國的西北疆界屢有變遷。今天位於境外的地區和民族，有一些曾經屬於中國。但這些地區和民族已經收錄在《中華大典·歷史地理典·域外分典》中，本總部不再收錄。一些跨境民族的歷史材料往往涉及今天中國境外的地區和部族，爲反映民族的整體面貌，本總部也根據情況，酌情採用。

本總部分別按民族和地域編排二級經目，共設置經目五十二個。只涉及一個民族的材料，編排在該民族經目中。本總部共制定二十二個民族經目，其選錄原則是：

一、歷史上一直活動於這一地區的民族。

二、歷史上曾活動於我國西北地方，後來遷出我國的民族，只收錄其在我國境內活動時期的材料。

三、歷史上雖曾活動於其他地區，但主要活動在西北地方的民族。如突厥、回鶻等族，雖曾活動於蒙古高原，但其西遷後，長期活動於西北地方，並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今天的各民族，所以收入本總部。與之相關的突厥語族諸族，也收錄入本總部。再如党項族，雖屬於羌系民族，但其東遷後，主要活動於西北地方，故亦收入本總部。

四、歷史上雖曾活動於西北地方，但其民族主體活動於其他地區的民族，收入相關地區總部，而不包括在本總部中。如匈奴、蒙古（包括準噶爾），收入北方總部中；羌、藏系民族及吐谷渾，收入西部地區總部中。但也有一些民族的分支，在遷入西北地方後，發展成爲相對獨立的民族集團，亦單獨收入本總部之中，如盧水胡、哈喇契丹等。

五、回族全國各地皆有分佈，但因在西北地區分佈相對集中，故亦列入本總部中。

六、歷史上曾經遷入我國定居，後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中的中亞和西亞民族，收錄在『西域諸胡』經目中。

民族類經目原則上以歷史上的族稱作爲經目，文獻中沒有出現的今天採用的民族名稱，不作爲經目命名依據。一些歷史悠久的民族，按不同的歷史時期分成多個經目，並選其各時期的通用名稱命名經目。

地域類經目以地名爲經目，本部共設立三十個地域類經目。涉及多個民族的或未明確民族的材料，按其所涉及的地域編入地域經目中。清代以前的西域、清代的新疆以及甘肅、青海地區的部分漢族材料，也收入地域類經目中。如隋唐時期的高昌國以漢族爲主體，但其歷史與文化均具有西域特色，故也收入本總部當中。西域諸城邦首先是一個地域概念，同一個民族可以構成不同的城邦，但歷史文獻中一般以城邦爲主體進行記載，故本總部將西域城邦歸入地域類經目中。

地域類經目中除以具體地點爲經目外，亦設有包括若干地點在內的地區經目，地域歸屬明確的材料編入相關的地點經目下，而涉及多個地域或地域

歸屬不明確的材料，則歸於地區類經目中。本總部共設『西域地區部』、『新疆地區部』、『甘青地區部』三個地區經目，各地點經目附于其下爲分部。西域地區民族文化屢經變遷，同一地方往往前後民族不同，風俗各異，不能一概而論，故分設西域地區部和新疆地區部兩個地區經目，分別收錄清代以前和清代的材料。

具有多種稱呼的民族或地區，選其習見名稱爲經目，括注其他常見名稱。爲不使經目過於細碎，本部將一些材料較少的民族或地點附於相關的民族或地區經目中。

本總部引用文獻近五百種。漢族士人記述的回族風俗材料，數量不多，且多詆毀失實，充滿偏見，而回族文人用漢文創作、編譯的宗教典籍中，則多有關涉民俗方面的內容，本部亦擇要收入，以更加眞實、細緻、正面地反映回族的風俗面貌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突厥部

綜述

《周書》卷五〇《異域傳下・突厥》　其俗被髮左衽，穹廬氈帳，隨水草遷徙，以畜牧射獵爲務。賤老貴壯，寡廉恥，無禮義，猶古之匈奴也。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，隨日轉九回，每一回，臣下皆拜。拜訖，乃扶令乘馬，以帛絞其頸，使纔不至絕，然後釋而急問之曰：『你能作幾年可汗？』其主既神情瞀亂，不能詳定多少。臣下等隨其所言，以驗修短之數。大官有葉護，次（沒）〔設〕，次特（勒）〔勤〕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，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世爲之。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矟刀劒，其佩飾則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頭。侍衛之士，謂之附離，夏言亦狼也。蓋本狼生，志不忘舊。其徵發兵馬，科稅雜畜，輒刻木爲數，幷一金鏃箭，蠟封印之，以爲信契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殺人及姦人之婦、盜馬絆者，皆死；姦人女者，重責財物，卽以其女妻之；鬬傷人者，隨輕重輸物；盜馬及雜物者，各十餘倍徵之。死者，停屍於帳，子孫及諸親屬男女，各殺羊馬，陳於帳前，祭之。繞帳走馬七匝，一詣帳門，以刀劈面，且哭，血淚俱流，如此者七度，乃止。擇日，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，幷屍俱焚之，收其餘灰，待時而葬。春夏死者，候草木黃落，秋冬死者，候華榮茂，然始坎而瘞之。葬之日，親屬設祭，及走馬劈面，如初死之儀。葬訖，於墓所立石建標。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殺人數。又以祭之羊馬頭，盡懸挂於標上。是日也，男女咸盛服飾，會於葬所。男有悅愛於女者，歸卽遣人娉問，其父母多不違也。父（兄）伯叔死者，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、世叔母及嫂，唯尊者不得下淫。雖移徙無常，而各有地分。可汗恆處於都斤山，牙帳東開，蓋敬日之所出也。每歲率諸貴人，祭其先窟。又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，拜祭天神。於都斤（四）〔西〕五百里，有高山迴出，上無草樹，謂其爲勃登凝黎，夏言地神也。其書字類胡，而不知年曆，唯以草青爲記。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　其俗畜牧爲事，隨逐水草，不恆厥處。穹廬氈帳，被髮左衽，食肉飲酪，身衣裘褐，賤老貴壯。官有葉護，次設特勒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，下至小官，凡二十八等，皆世爲之。有角弓、鳴鏑、甲、矟、刀、劍。善騎射，性殘忍。無文字，刻木爲契。候月將滿，輒爲寇抄。謀反叛殺人者皆死，淫者割勢而腰斬之。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，無女則輸婦財，折支體者輸馬，盜者則償贓十倍。有死者，停屍帳中，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，繞帳號呼，以刀劃面，血淚交下，七度而止。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，取灰而葬。表木爲塋，立屋其中，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。嘗殺一人，則立一石，有至千百者。父兄死，子弟妻其羣母及嫂。五月中，多殺羊馬以祭天。男子好樗蒲，女子踏鞠，飲馬酪取醉，歌呼相對。敬鬼神，信巫覡，重兵死而恥病終，大抵與匈奴同俗。

又《北狄傳・西突厥》　官有俟發、閻洪達，以評議國事，自餘與東國同。每五月八日，相聚祭神，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。

《北史》卷九九《突厥鐵勒傳・突厥》　其俗：被髮左衽，穹廬氈帳，隨逐水草遷徙，以畜牧射獵爲事，食肉飲酪，身衣裘褐。賤老貴壯，寡廉恥，無禮義，猶古之匈奴。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，隨日轉九回，每回臣下皆拜，拜訖乃扶令乘馬，以帛絞其頸，使纔不至絕，然後釋而急問之曰：『你能作幾年可汗？』其主既神情瞀亂，不能詳定多少。臣下等隨其所言，以驗修短之數。大官有葉護，次設，次特勤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，及餘小官，凡二十八等，皆世爲之。兵器有角弓、鳴鏑、甲、矟、刀、劍。佩飾則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頭。侍衛之士，謂之附離，夏言亦狼也。蓋本狼生，志不忘舊。善騎射，性殘忍。無文字，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，刻木爲數，幷一金鏃箭，蠟封印之，以爲信契。候月將滿，轉爲寇抄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殺人、及姦人之婦、盜馬絆者，皆死；淫者，割勢而腰斬之；姦人女者，重責財物，卽以其女妻之；鬬傷人者，隨輕重輸物，傷目者償以女，無女則輸婦財，折支體者輸馬；盜馬及雜物者，各十餘倍徵之。死者，停屍於帳，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、馬，陳於

帳前祭之，繞帳走馬七匝，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，血淚俱流，如此者七度乃止。擇日，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，幷屍俱焚之，收其餘灰，待時而葬。春夏死者，候草木黃落；秋冬死者，候華茂，然後坎而瘞之。葬日，親屬設祭及走馬、劈面如初死之儀。表爲塋，立屋，中圖畫死者形儀，及其生時所戰陣狀，嘗殺一人，則立一石，有至千百者。又以祭之羊、馬頭，盡懸之於標上。是日也，男女咸盛服飾，會於葬所，男有悅愛於女者，歸卽遣人聘問，其父母多不違也。父、兄、伯、叔死，子、弟及姪等妻其後母、世叔母、嫂，唯尊者不得下淫。移徙無常，而各有地分。可汗恆處於都斤山，牙帳東開，蓋敬日之所出也。每歲率諸貴人，祭其先窟。又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拜祭天神。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，上無草樹，謂爲勃登凝梨，夏言地神也。其書字類胡，而不知年曆，唯以草青爲記。

又《突厥鐵勒傳・西突厥》 官有俟發、閻洪達，以評議國事，自餘與東國同。每五月、八月，聚祭神，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。

唐・慧立、彦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二 出山後至一清池，清池亦云熱海。見其對凌山不凍，故得此名，其水未必溫也。周千四五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，望之淼然，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。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，至素葉城，逢突厥葉護可汗，方事畋遊，戎馬甚盛。可汗身著綠綾袍，露髮，以一丈許帛練裹頷後垂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，圍繞左右。自餘軍衆皆裘氈毳，槊纛端弓，駝馬之騎，極目不知其表。既與相見，可汗歡喜，云：『暫一處行，二三日當還，師且向衙所。』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。三日可汗方歸，引法師入。可汗居一大帳，帳以金華裝之，爛眩人目。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，皆錦服赫然，餘仗衛立於後。觀之，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。法師去帳三十餘步，可汗出帳迎拜，傳語慰問訖，入座。突厥事火不施牀，以木含火，故敬而不居，但地敷重茵而已。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，敷蓐請坐。須臾，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，通國書及信物，可汗自目之甚悅，令使者坐。命陳酒設樂，可汗共諸臣使人飲，別索蒲萄漿奉法師。於是恣相酬勸，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，傑侏兜離之音鏗鏘互舉，雖蕃俗之曲，亦甚娛耳目、樂心意也。少時，更有食至，皆烹鮮羔犢之質，盈積於前。別營淨食進法師，具有餅飯、酥乳、石蜜、剌蜜、蒲萄等。食訖，更行蒲萄漿，仍請說法。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，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，乃舉手叩額，歡喜信受。

因留停數日，勸住曰：『師不須往印特伽國，謂印度也。彼地多暑，十月當此五月，觀師容貌，至彼恐銷融也。其人露黑，類無威儀，不足觀也。』法師報曰：『今之彼，欲追尋聖跡慕求法耳。』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，遂得年少，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，卽封爲摩咄達官，作諸國書，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。又施緋綾法服一襲，絹五十疋，與羣臣送十餘里。

唐・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・突厥》 又從此胡國（骨咄國）已北，北至北海，西至西海，東至漢國，已北惣是突厥所住境界。此等突厥不識仏法，無寺無僧。衣著皮毯氈衫，以蟲爲食。亦無城墎住處，氈帳爲屋，行住隨身，隨逐水草。男人並剪鬢髮，女人在頭。言音與諸國不同。國人愛煞，不識善惡。土地足駝騾羊馬之屬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七《邊防十三・北狄四・突厥上》 其俗如古之匈奴。其異者，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者舁之以氈，隨日轉九迴，每一迴，臣下皆拜，訖，乃扶令乘馬，以帛絞其頸，使纔不至絕，然後釋而急問之曰：『你能作幾年可汗？』其主既神情昏亂，不能詳定多少。臣下等隨其所言，以驗修短之數。其後大官有葉護，次設，次特勤，次俟利發，次吐屯發，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代襲焉。兵器有角弓、鳴鏑、甲、矟、刀、劒，其佩飾則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頭。侍衛之士，謂之附離，夏言亦狼也。蓋本狼生，志不忘舊。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，輒刻木爲數，幷一金鏃箭，蠟封印之，以爲信契。候月將滿，輒爲寇抄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殺人者皆死，淫者割勢而腰斬之，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，無女則輸婦，損折支體者輸馬，盜者則償贓十倍。有死者，停屍於帳，子孫及諸親屬男女，各殺羊馬，陳於帳前，以刀劈面且哭，血淚俱流，如此者七度，乃止。春夏死者候草木落，秋冬死者候華葉茂，然後始坎而瘞之。於墓所立石建標，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殺人數。是日，男女咸盛服飾，會於葬所。男有悅愛於女者，歸卽遣人聘問，父母多不違也。雖遷徙無常，而各有地分。

又卷一九八《邊防十四・北狄五・突厥中》 小殺又欲修築城壁，造立寺觀，暾欲谷曰：『不可。突厥人戶寡少，不敵中國百分之一，所以常能抗拒者，正以隨逐水草，居處無常，射獵爲業，人皆習武。強則進兵抄

掠，弱則竄伏山林，唐兵雖多，無所施用。若築城而居，改變舊俗，一朝失利，必將爲唐所併。且寺觀之法，教人仁弱，本非用武爭強之道，不可置也。』小殺等深然其計。

又卷一九九《邊防十五・北狄六・突厥下》〔西突厥〕風俗大抵與突厥同，唯言語微異。其官有葉護，有設，有特勤，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；又有乙斤屈利啜、閻洪達、頡利發、吐屯、俟斤等官，皆代襲其位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四下《突厥傳下》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。【略】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、歌邏祿、處月、處密、伊吾等諸種。風俗大抵與突厥同，唯言語微差。其官有葉護，有特勤，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；又有乙斤屈利啜、閻洪達、頡利發、吐屯、俟斤等官，皆代襲其位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七三引《談藪・盧愷》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，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，客師辭曰：『客師何罪，遣與突厥隔牆？』愷曰：『突厥何處得有牆？』客師曰：『肉爲酪，冰爲漿，穹廬爲帳氈爲牆。』愷，中書監子剛之子也。

《新唐書》卷八〇《太宗諸子傳・常山王承乾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，選貌類胡者，被以羊裘，辮髮，五人建一落，張氈舍，造五狼頭纛，分戟爲陣，繫幡旗，設穹廬自居，使諸部斂羊以烹，抽佩刀割肉相啗。承乾身作可汗死，使衆號哭勞面，奔馬環臨之。忽復起曰：『使我有天下，將數萬騎到金城，然後解髮，委身思摩，當一設，顧不快邪！』

又卷二一五上《突厥傳上》突厥阿史那氏，蓋古匈奴北部也。居金山之陽，臣於蠕蠕，種裔繁衍。至吐門，遂彊大，更號可汗，猶單于也，妻曰可敦。其地三垂薄海，南抵大漠。其別部典兵者曰設，子弟曰特勒，大臣曰葉護，曰屈律啜，曰阿波，曰俟利發，曰吐屯，曰俟斤，曰閻洪達，曰頡利發，曰達干，凡二十八等，皆世其官而無員限。衛士曰附離。可汗建廷都斤山，牙門樹金狼頭纛，坐常東嚮。

又卷二一五下《突厥傳下》西突厥，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，號大葉護。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，次子曰室點蜜，亦曰瑟帝米。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，亦曰步迦可汗。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，東即突厥，西雷翥海，南疏勒，北瀚海，直京師北七千里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，北八日行得北庭，與都陸、弩失畢、歌邏祿、處月、處蜜、伊吾諸種雜。其風俗大抵突厥也，言語少異。

歲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九《邊防十五・北狄六・突厥下》每五月八日，相聚祭神，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。

《册府元龜》卷九六一《外臣部六・土風三》西突厥，居無常處，多在烏孫故地。其俗每五月、八月相聚祭神，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。

宗族

《舊唐書》卷一〇四《哥舒翰傳》哥舒翰，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。蕃人多以部落稱姓，因以爲氏。

又卷二〇〇上《安祿山傳》〔安祿山〕後請爲貴妃養兒，入對皆先拜太眞，玄宗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『臣是蕃人，蕃人先母而後父。』玄宗大悅，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。

宗教信仰

《北齊書》卷二〇《劉世清傳》代人劉世清，【略】能通四夷語，爲當時第一。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《涅盤經》，以遺突厥可汗，勑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。

《周書》卷九《皇后傳・武帝阿史那皇后》俟斤初欲以女配帝，既而悔之。高祖即位，前後累遣使要結，乃許歸后於我。保定五年二月，詔

陳國公純、許國公宇文貴、神武公竇毅、南（陽）〔安〕公楊荐等，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，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，至俟斤牙帳所，迎后。俟斤又許齊人以婚，將有異志。純等在彼累載，不得反命。雖諭之以信義，俟斤不從。會大雷風起，飄壞其穹廬等，旬日不止。俟斤大懼，以爲天譴，乃備禮送后。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　齊有沙門惠琳，被掠入突厥中，因謂佗鉢曰：『齊國富強者，爲有佛法耳。』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。佗鉢聞而信之，建一伽藍，遣使聘於齊氏，求《淨名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等經，并《十誦律》。佗鉢亦躬自齋戒，遶塔行道，恨不生內地。

唐・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二《道判傳》　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，是小蕃，附庸突厥。又請國書，至西面可汗所（此云天子治也）。彼土不識衆僧，將欲加害，增人防衛，不給糧食，又不許出拾掇薪菜，但令餓死。有周國使人諫云：『此佛弟子也。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，所行之處能令羊馬孳多。』可汗歡喜，日給羊四口以充恆食。判等放之，而自煮菜進噉。既見不殺衆生，不食酒肉，所行既殊，不令西過，乃給其馬乘，遣人送還。

唐・圓照《悟空入竺記》　〔北天竺〕次有也里特勒寺，突厥王子置也。次有可敦寺，突厥皇后置也。【略】〔乾陀羅〕次有特勤灑寺，突厥王子造也。可敦寺，突厥皇后造也。

唐・段成式《酉陽雜俎前集》卷四《境異》　突厥事祆神，無祠廟，刻氈爲形，盛於皮袋，行動之處，以脂酥塗之。或繫之竿上，四時祀之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九引《廣古今五行記・并州人》　并州有人解畫，曾陷北虜，突厥可汗遣畫佛像。此人時偷彩色，恐被搜獲，紙裹塞鼻中，鼻中血出數升。

占卜

《舊唐書》卷二〇〇上《安禄山傳》　安祿山，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。本無姓氏，名軋犖山。母阿史德氏，亦突厥巫師，以卜爲業。突厥呼鬬戰爲軋犖山，遂以名之。

《新唐書》卷二一五上《突厥傳上》　明年，謀取并州置楊正道，卜之，不吉，左右諫止，處羅曰：『我先人失國，賴隋以存，今忘之，不祥。卜不吉，神詎無知乎？我自決之。』會天雨血三日，國中大夜羣號，求之不見，遂有疾。

社會生活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西突厥》　處羅可汗居無恆處，然多在烏孫故地。復立二小可汗，分統所部。一在石國北，以制諸胡國。一居龜茲北，其地名應娑。官有俟發、閻洪達，以評議國事，自餘與東國同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七《邊防十三・北狄四・突厥上》　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，後魏太武帝時，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，突厥又因之。猶古之單于也；號其妻爲可賀敦，亦猶古之閼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勤，別部領兵者謂之設，其大官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。其初，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，或以形體，或以老少，或以顏色、鬚髮，或以酒肉，或以獸名。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，亦呼爲（英）〔莫〕賀弗。肥麤者謂之大羅便。大羅便，酒器也，似角而麤短，體貌似之，故以爲號。此官特貴，惟其子弟爲之。又謂老爲哥利，故有哥利達官。謂馬爲賀蘭，故有賀蘭蘇尼闕，蘇尼，掌兵之官也。謂黑色者爲珂羅便，故有珂羅啜，官甚高，耆年者爲之。謂髮爲索葛，故有索葛吐屯，此如州郡官也。謂酒爲匐你熱汗，熱汗掌監察非違，釐整班次。謂肉爲安禪，故有安禪具泥，掌家事如國官也。有時置附鄰可汗，附鄰，狼名也，取其貪殺爲稱。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者。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爲遺可汗者，突厥呼屋爲遺，言屋可汗也。

又卷一九九《邊防十五・北狄六・突厥下》　明年，泥熟卒，其弟同娥設立，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。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，獻馬五百匹。朝廷唯厚加撫慰，未許其婚。俄而其國分爲十部，每部令一人統之，號爲十設。每設賜以一箭，故稱十箭焉。又分十箭爲左右廂，一箱各置五箭。其左廂號爲五咄陸部落，置五大啜，一啜管一箭；右廂號爲五弩失畢，置五大俟斤，一俟斤管一箭。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，大箭頭爲大首領。五咄

陸部落居碎葉以東，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，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四上《突厥傳上》 可汗者，猶古之單于，妻號可賀敦，猶古之閼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勤，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，其大官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，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，父兄死則子弟承襲。

又卷一九四下《突厥傳下》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，獻馬五百疋。朝廷唯厚加撫慰，未許其婚。俄而其國分爲十部，每部令一人統之，號爲十設。每設賜以一箭，故稱十箭焉。又分十箭爲左右廂，一廂各置五箭。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，置五大啜，一啜管一箭；其右廂號爲五弩失畢，置五大俟斤，一俟斤管一箭，都號爲十箭。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，大箭頭爲大首領。五咄陸部落居於碎葉已東，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，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。

又 永徽二年，〔賀魯〕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，據咄陸可汗之地，總有西域諸郡，建牙於雙河及千泉，自號沙鉢羅可汗，統攝咄陸、弩失畢十姓。其咄陸有五啜：一曰處木昆律啜；二曰胡祿居闕啜，賀魯以女妻之；三曰攝舍提暾啜；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；五曰鼠尼施處半啜。弩失畢有五俟斤：一曰阿悉結闕俟斤，最爲強盛；二曰哥舒闕俟斤；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；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；五曰哥舒處半俟斤。各有所部，勝兵數十萬，並羈屬賀魯。西域諸國，亦多附隸焉。

《新唐書》卷二一五下《突厥傳下》 可汗分其國爲十部，部以一人統之，人授一箭，號十設，亦曰十箭。爲左、右：左五咄陸部，置五大啜，居碎葉東；右五弩失畢部，置五大俟斤，居碎葉西。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，號十姓部落云。

唐・温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一 既至馬邑，帝與〔王〕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，仁恭以兵少，甚懼。帝知其意，因謂之曰：『突厥所長，惟恃騎射。見利即前，知難便走，風馳電卷，不恆其陳。以弓矢爲爪牙，以甲冑爲常服。隊不列行，營無定所。逐水草爲居室，以羊馬爲軍糧，勝止求財，敗無慙色。無警夜巡晝之勞，無搆壘饋糧之費。中國兵行，皆反於是。與之角戰，罕能立功。今若同其所爲，習其所好，彼知無利，自然不來。當今聖主在遠，孤城絕援，若不決戰，難以圖存。』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，言而詣理，聽帝所爲，不敢違異。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，飲食居止，一同突厥。隨逐水草，遠置斥堠，每逢突厥候騎，旁若無人，馳騁射獵，以曜威武。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 〔佗鉢〕在位十年，病且卒，謂其子菴羅曰：『吾聞親莫過於父子。吾兄不親其子，委地於我。我死，汝當避大邏便也。』及佗鉢卒，國中將立大邏便，以其母賤，衆不服。菴羅母貴，突厥素重之。攝圖最後至，謂國中曰：『若立菴羅者，我當率兄弟以事之；如立大邏便，我必守境，利刃長矛以相待矣。』攝圖長而且雄，國人皆憚，莫敢拒者，竟立菴羅爲嗣。

又 初，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慤，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；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，將立之。處羅侯曰：『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，多以弟代兄，以庶奪嫡，失先祖之法，不相敬畏。汝當嗣位，我不憚拜汝也。』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：『叔與我父，共根連體，我是枝葉。寧有我作主，令根本反同枝葉，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！又亡父之命，其可廢乎！願叔勿疑。』相讓者五六。處羅侯竟立，是爲葉護可汗。以雍虞閭爲葉護。

《舊唐書》卷六三《蕭瑀傳》 煬帝至鴈門，爲突厥所圍，瑀進謀曰：『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，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。且北蕃夷俗，可賀敦知兵馬事。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，乃是閼氏之力。況義成以帝女爲妻，必恃大國之援。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，假使無益，事亦無損。臣又竊聽輿人之誦，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，所以人心不一，或致挫敗。請下明詔告軍中，赦高麗而專攻突厥，則百姓心安，人自爲戰。』煬帝從之，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。俄而突厥解圍去，於後獲其諜人，云：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，稱北方有警，由是突厥解圍，蓋公主之助也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三《外戚傳・武延秀》 延秀久在蕃中，解突厥語，常於主第，延秀唱突厥歌，作胡旋舞，有姿媚，主甚喜之。及崇訓死，延秀得幸，遂尚公主。

又卷一八六上《酷吏傳上・來俊臣》 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，善歌舞，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，將圖其婢。諸蕃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，乃得不族。

《唐會要》卷九八《靺鞨國》　太宗蕩平突厥，其番望多授以侍衛之官。沙漠之人，素愛錦罽。太宗既招來遐域，特賜其好者，用文錦析用舊縷，而錯綜其色，花葉翔走，事多殊形，每頒賜其酋長，大爲榮寵。

婚姻家庭

《隋書》卷八三《西域傳・高昌》　開皇十年，突厥破其四城，有二千人來歸中國。〔麴〕堅死，子伯雅立。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，其父死，突厥令依其俗，伯雅不從者久之。突厥逼之，不得已而從。

又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　明年〔大業四年〕，〔啓民〕朝於東都，禮賜益厚。是歲，疾終，上爲之廢朝三日，立其子咄吉世，是爲始畢可汗。表請尚公主，詔從其俗。

又　〔泥利可汗〕卒，子達漫立，號泥撅處羅可汗。其母向氏，本中國人，生達漫而泥利卒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四上《突厥傳上》　處羅可汗嗣位，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，遣使入朝告喪。【略】武德三年，頡利又納義成公主爲妻。

唐・崔令欽《教坊記》　坊中諸女，以氣類相似，約爲香火兄弟。每多至十四五人，少不下八九輩。有兒郎娉之者，輒被以婦人稱呼：即所聘者兄，見呼爲『新婦』，弟，見呼爲『嫂』也。兒郎有任宮僚者，宮參與內人對同日。垂到內門，車馬相逢，或搴車簾，呼『阿嫂』若『新婦』者，同黨未達，殊爲怪異。問被呼者，笑而不答。兒郎既娉一女，其香火兄弟多相愛，云學突厥法。又云：『我兄弟相憐愛，欲得嘗其婦也。』主者知，亦不妒；他香火即不通。

喪葬

《周書》卷三三《王慶傳》　後更至突厥，屬其可汗暴殂，突厥謂慶曰：『前後使來，逢我國喪者，皆勞面表哀。況今二國和親，豈得不行此事。』慶抗辭不從。突厥見其守正，卒不敢逼。武帝聞而嘉之。

《通典》卷二〇〇《邊防十六・北狄七》　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，勞面如其國臣，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〇九《阿史那社爾傳》　屬太宗崩，請以身殉葬，高宗遣使喻以先旨，不許。

又卷一九四上《突厥傳上》　〔貞觀〕八年〔頡利可汗〕卒，詔其國人葬之，從其俗禮，焚屍於灞水之東，贈歸義王，謚曰荒。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。

又　〔開元〕二十年，闕特勤死，詔金吾將軍張去逸、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，幷爲立碑，上自爲碑文，仍立祠廟，刻石爲像，四壁畫其戰陣之狀。

《新唐書》卷二一五上《突厥傳上》　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，頡利亦擁兵窺邊。或請築古長城，發民乘塞。帝曰：『突厥盛夏而霜，五日並出，三月連明，赤氣滿野，彼見災而不務德，不畏天也。遷徙無常，六畜多死，不用地也。俗死則焚，今葬皆起墓，背父祖命，嫚鬼神也。與突利不睦，內相攻殘，不和於親也。有是四者，將亡矣，當爲公等取之，安在築障塞乎？』

又　〔貞觀〕八年，頡利死，贈歸義王，謚曰荒，詔國人葬之，從其禮，火尸，起冢灞東。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，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，頡利始生，以授渾邪，至是哀慟，乃自殺。帝異之，贈中郎將，命葬頡利冢旁，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、渾邪之墓碑。俄蘇尼失亦以死殉。

又　〔貞觀十三年〕〔李〕思摩乃行，帝爲置酒，引思摩前曰：『蒔一草一木，見其滋廡以爲喜，況我養爾部人，息爾馬羊，不減昔乎！爾父母墳墓在河北，今復舊廷，故宴以慰行。』

清・徐松《西域水道記》卷五《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》　自呼魯克圖水東南經沙塔圖，凡八十里，爲扣肯巴克水，入淖爾東北。扣肯巴克水東近淖爾岸，有城堡遺址，石翁仲一，偃仆艸中，著巾佩劍，右手撫劍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左手當胸，若捧物狀。石已殘泐，莫知年祀。【略】土布博勒齊爾東南行，經布魯克南，凡五十里，至喀喇布拉克。其水入北澤之北。又東七十里，即土布河所逕台畢爾哈圖山口也。自山口遙望，海氣接天，不知所極。西行四十餘里，乃海北岸。其處翁仲無慮數十。嘉慶十七年，索倫營領隊福勒洪阿字樂齋。行邊至此，作詩。詩曰：『久戍邊城客似家，而今雁爪更天涯。殷勤說與殘翁仲，不是前朝舊鼓笳。』語余此翁仲古疑兵之遺。余謂兵行神速，拔幟揚塵，豈容磽石？蓋古勃律君長葬地，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歟？

祭祀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西突厥》 每五月八日，相聚祭神，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八《邊防十四・北狄五・突厥中》 景龍二年三月，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。先是，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，河北岸有拂雲祠，突厥將入寇，必先詣祠祭酹求福，因牧馬料兵，候冰合渡河。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，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，築三城，首尾相應。

唐・姚汝能《安禄山事蹟》卷上 安禄山，營州雜種胡也，小名軋犖山。母阿史德氏，爲突厥巫，無子，禱軋犖山神，應而生焉。是夜赤光傍照，羣獸四鳴，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。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，不獲，長幼並殺之。禄山爲人藏匿，得免。怪兆奇異不可悉數，其母以爲神，遂命名軋犖山焉。突厥呼鬬戰神爲軋犖山。

《舊唐書》卷八三《程務挺傳》 突厥聞務挺死，所在宴樂相慶，仍爲務挺立祠，每出師攻戰，即祈禱焉。

牧業

《唐會要》卷七二《諸蕃馬印》 骨利幹馬，本俗無印，惟割耳鼻爲記。結骨馬與骨利幹馬相似，少不如，印『出』。

悉密馬與結骨相似，稍不如，印○。

葛邏祿馬與悉密相類，在金山西，印○。

已上部落〔馬〕同種類。

（杖）〔拔〕曳固馬與骨利幹馬相類，種多黑點驄，如豹文，在瀚海南幽陵山東（杖）〔拔〕曳固川。

同羅馬與（杖）〔拔〕曳固馬相類，亦出驄馬種，在洪諾河東南，曲越山北，幽陵山東，印○。

延陀馬與同羅相似，出駱馬驄馬種，今部落頗散，四出者多，今在幽州北，印○。

僕骨馬小於（杖）〔拔〕曳固，與同羅相似，住在幽陵山南，印。

阿跌馬與僕骨馬相類，在莫賀庫寒山東南安置，今鷄田州，印。

已上部落馬同種類，其印各別。

契馬與阿跌馬相似，在闍洪達井已北，獨樂水已南，今榆溪州，印。

康國馬，康居國也，是大宛馬種，形容極大。武德中，康國獻四千匹，今時官馬，猶是其種。

突厥馬技藝絶倫，筋骨合度，其能致遠，田獵之用無比。《史記》：匈奴畜馬，即駒駼也。

蹄林州匐利羽馬，印。

迴紇馬與僕骨相類，同在烏特勒山北安置，印。

俱羅勒馬與迴紇相類，在特勒山北，印。

苾羽馬與迴紇同種，印。

餘沒渾馬與迴紇相類，印。

赤馬與迴紇、苾、餘沒渾同類，印行。

阿史德馬與蘇農、執失同類，在陰山北，庫延谷北，西政連州，印。

（恩）〔思〕結馬，磧南突厥馬也，煨漫山西南，闍洪達井東南，於貴摩施岑盧山都督，印。

匐利羽馬，磧南突厥馬也，剛摩利施山北，今蹄林州，印勿。

契苾馬與磧南突厥相似，在涼州闕氏岑，移向特勒山住，印。

奚結馬與磧南突厥馬相類，在鷄服山南，赫連枝川北住，今鷄祿州，印坎。

已上部落馬同種類。

斛薛馬與磧南突厥同類，今在故金門城北陰山安置，今皐蘭門，印。

奴剌馬與磧南馬相類，今曰登州，印。

蘇農馬，印。

闥阿史德馬，印。

拔延阿史德馬，印。

熱馬，印。

已上定襄府所管。

舍利叱利等馬，印。

阿史那馬，印。

葛羅枝牙馬，印。

綽馬，印已。

賀魯馬，印。

已上雲中府管。

阿豔馬，印。

康曷利馬，印宅。

安慕路眞馬，印。

安賒和馬，印。

沙陁馬，印。

處芯山馬，印。

渾馬與斛薛馬同類，今皐蘭都督，又分部落在皐蘭山、買浚鷄山，印。

契丹馬，其馬極曲，形小於突厥馬，能馳走林木間，今松漠都督，印兆。

奚馬，好筋節，勝契丹馬，餘並與契丹同，今饒樂都督北，印。

農業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四上《突厥傳上》 初，咸亨中，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，多處之豐、勝、靈、夏、朔、代等六州，謂之降戶。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，兼請農器、種子，則天初不許。默啜大怨怒，言辭甚慢，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，將害之。時朝廷懼其兵勢，納言姚璹、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，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，并種子四萬餘碩、農器三千事以與之，默啜浸強由此也。

服飾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 大業三年四月，煬帝幸榆林，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，前後獻馬三千匹。帝大悅，賜物萬二千段。啓民上表曰：『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，憐臣，賜臣安義公主，種種無少短。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，臣兄弟姤惡，相共殺臣，臣當時無處去，向上看只見天，下看只見地，實憶聖人先帝言語，投命去來。聖人先帝見臣，大憐臣，死命養活，勝於往前，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。其突厥百姓，死者以外，還聚作百姓也。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，捉天下四方坐也。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，實無少短。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，具奏不可盡，並至尊聖心裏在。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，臣卽是至尊臣民，至尊憐臣時，乞依大國服飾法用，一同華夏。臣今率部落，敢以上聞，伏願天慈不違所請。』表奏，帝下其議，公卿請依所奏。帝以爲不可，乃下詔曰：『先王建國，夷夏殊風，君子敎民，不求變俗。斷髮文身，咸安其性，旃裘卉服，各尙所宜，因而利之，其道弘矣。何必化諸削衽，縻以長纓，豈遂性之至理，非包含之遠度。衣服不同，旣辨要荒之叙，庶類區別，彌見天地之情。』仍璽書答啓民，以爲磧北未靜，猶須征戰，但使好心孝順，

何必改變衣服也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五上《良吏傳上・田仁會子歸道》 聖曆初，突厥默啜遣使請和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，冊爲立功報國可汗。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，知微遇諸途，便與之緋袍、銀帶，兼表請蕃使入都日，大備陳設。歸道上言曰：『突厥背恩積稔，悔過來朝，宜待聖恩，寬其罪戾，解辮削衽，須稟天慈。知微擅與袍帶，國家更將何物充賜？望反初服，以俟朝恩。且小蕃使到，不勞大備之儀。』則天然之。

唐・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一二《呬摩呾羅國》 形貌鄙陋，舉措威儀，衣氈皮褐，頗同突厥。

《舊唐書》卷二八〇《南蠻傳下・昆明蠻》 人辮首、左衽，與突厥同。

建築

《隋書》卷七《禮儀志二》 〔大業四年四月〕乙卯，詔曰：『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，保附關塞，遵奉朝化，思改戎俗，頻入謁覲，屢有陳請。以氈牆毳幕，事窮荒陋，上棟下宇，願同比屋。誠心懇切，朕之所重。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，其帷帳牀褥已上，隨事量給，務從優厚，稱朕意焉。』

傳說

《周書》卷五〇《異域傳下・突厥》 突厥者，蓋匈奴之別種，姓阿史那氏。別爲部落。後爲鄰國所破，盡滅其族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兵人見其小，不忍殺之，乃刖其足，棄草澤中。有牝狼以肉飼之，及長，與狼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聞此兒尚在，重遣殺之。使者見狼在側，並欲殺狼。狼遂逃於高昌國之北山。山有洞穴，穴內有平壤茂草，周回數百里，四面俱山。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長大，外託妻孕，其後各有一姓，阿史那卽一也。子孫蕃育，漸至數百家。經數世，相與出穴，臣於茹茹。居金山之陽，爲茹茹鐵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謂兜鍪爲『突厥』，遂因以爲號焉。

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十七人。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。謗步等性竝愚癡，國遂被滅。泥師都既別感異氣，能徵召風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也。一孕而生四男。其一變爲白鴻；其一國於阿輔水、劒水之間，號爲契骨；其一國於處折水；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，卽其大兒也。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，竝多寒露。大兒爲出火溫養之，咸得全濟。遂共奉大兒爲主，號爲突厥，卽訥都六設也。訥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，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。訥都六死，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，乃相率於大樹下，共爲約曰，向樹跳躍，能最高者，卽推立之。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，諸子遂奉以爲主，號阿賢設。此說雖殊，然終狼種也。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突厥》 突厥之先，平涼雜胡也，姓阿史那氏。後魏太武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，世居金山，工於鐵作。金山狀如兜鍪，俗呼兜鍪爲『突厥』，因以爲號。或云，其先國於西海之上，爲鄰國所滅，男女無少長盡殺之。至一兒，不忍殺，刖足斷臂，棄於大澤中。有一牝狼，每啣肉至其所，此兒因食之，得以不死。其後遂與狼交，狼有孕焉。彼鄰國者，復令人殺此兒，而狼在其側。使者將殺之，其狼若爲神所憑，欻然至於海東，止於山上。其山在高昌西北，下有洞穴，狼入其中，遇得平壤茂草，地方二百餘里。其後狼生十男，其一姓阿史那氏，最賢，遂爲君長，故牙門建狼頭纛，示不忘本也。

《北史》卷九九《突厥鐵勒傳・突厥》 突厥者，其先居西海之右，獨爲部落，蓋匈奴之別種也。姓阿史那氏。後爲鄰國所破，盡滅其族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兵人見其小，不忍殺之，乃刖足斷其臂，棄草澤中。有牝狼以肉餌之，及長，與狼交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聞此兒尚在，重遣殺之。使者見在狼側，幷欲殺狼。於時若有神物，投狼於西海之東，落高昌國西北山。山有洞穴，穴內有平壤茂草，周廻數百里，四面俱山。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長，外託妻孕，其後各爲一姓，

阿史那卽其一也，最賢，遂爲君長。故牙門建狼頭纛，示不忘本也。漸至數百家，經數世，有阿賢設者，率部落出於穴中，臣於蠕蠕。至大葉護，種類漸強。【略】

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，姓阿史那氏。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。世居金山之陽，爲蠕蠕鐵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俗號兜鍪爲突厥，因以爲號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七《邊防十三・北狄四・突厥上》 突厥之先，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，蓋匈奴之別種，姓阿史那氏。後魏太武滅沮渠氏，沮渠茂虔都姑臧，謂之北涼，爲魏所滅。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，代居金山，狀如兜鍪，俗呼兜鍪爲『突厥』，因以爲號。或云，其先國於西海之上，爲鄰國所滅，男女無少長，盡殺之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以其小不忍殺之，乃刖足斷臂，棄於大澤中。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，此兒因食之，得以不死。其後遂與狼交，狼有孕焉。負於西海之東，止於山上。其山在高昌西北，有洞穴，狼入其中，遇得平壤茂草，地方二百餘里。後狼生十男，長大外託妻孕，其後各爲一姓，阿史那卽其一也。子孫蕃育，漸至數百家。經數代，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。又云，先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十七人，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。謗步等性並愚癡，國遂被滅。泥師都旣別感異氣，能徵召風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，一孕而生四男。其大兒名訥都六設，衆奉爲主，號爲突厥。都六所生子，皆以母族爲姓，阿史那是其一也，號阿賢設。此說雖殊，然俱狼種也。

唐・段成式《酉陽雜俎前集》卷四《境異》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，神在阿史德窟西。射摩有神異，海神女每日暮，以白鹿迎射摩入海，至明送出，經數十年。後部落將大獵，至夜中，海神女謂射摩曰：『明日獵時，爾上代所生之窟，當有金角白鹿出。爾若射中此鹿，畢形與吾來往，或射不中，卽緣絕矣。』至明入圍，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，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，將跳出圍，遂殺之。射摩怒，遂手斬呵囉首領，仍誓之曰：『自殺此之後，須人祭天，卽取呵囉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。』至今，突厥以人祭纛，常取呵囉部落用之。射摩旣斬呵囉，至暮還，海神女報射摩曰：『爾手斬人，血氣腥穢，因緣絕矣。』

又卷一五《諾皐記下》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，二妻生四子，一子化爲鴻，遂委三子，謂曰：『爾可從古旃。』古旃，牛也。三子因隨牛，牛所糞，悉成肉酪。

鐵勒（丁零、敕勒、高車）部

綜述

南朝宋・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・烏丸鮮卑東夷傳》引《魏略・西戎傳》 丁令國在康居北，勝兵六萬人，隨畜牧，出名鼠皮，白昆子、青昆子皮。

《隋書》卷八四《北狄傳・鐵勒》 鐵勒之先，匈奴之苗裔也，種類最多。自西海之東，依據山谷，往往不絕。獨洛河北有僕骨、同羅、韋紇、拔也古、覆羅並號俟斤，蒙陳、吐如紇、斯結、渾、斛薛等諸姓，勝兵可二萬。伊吾以西，焉耆之北，傍白山，則有契弊、薄落職、乙咥、蘇婆、那曷、烏謹、紇骨、也咥、於尼謹等，勝兵可二萬。金山西南有薛延陀、咥勒兒、十槃、達契等，一萬餘兵。康國北，傍阿得水，則有訶咥、曷截、撥忽、比干、具海、曷比悉、何嵯蘇、拔也未渴達等，有三萬許兵。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、三索咽、蔑促、隆忽等諸姓，八千餘。拂菻東則有恩屈、阿蘭、北褥九離、伏嗢昏等，近二萬人。北海南則都波等。雖姓氏各別，總謂爲鐵勒。並無君長，分屬東、西兩突厥。居無恆所，隨水草流移。人性凶忍，善於騎射，貪婪尤甚，以寇抄爲生。近西邊者，頗爲藝植，多牛羊而少馬。自突厥有國，東西征討，皆資其用，以制北荒。【略】

其俗大抵與突厥同，唯丈夫婚畢，便就妻家，待產乳男女，然後歸舍，死者埋殯之，此其異也。

《北史》卷九八《高車傳》 高車，蓋古赤狄之餘種也。初號爲狄歷，

北方以爲（敕勒，諸夏以爲）高車、丁零。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。或云：其先匈奴甥也。其種有狄氏、袁紇氏、斛律氏、解批氏、護骨氏、異奇斤氏。【略】

無都統大帥，當種各有君長。爲性粗猛，黨類同心，至於寇難，翕然相依。鬬無行陣，頭別衝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堅戰。其俗，蹲踞褻黷，無所忌避。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，結言既定，男黨營車闌馬，令女黨恣取上馬，袒乘出闌，馬主立闌外，振手驚馬，不墜者卽取之，墜則更取，數滿乃止。俗無穀，不作酒。迎婦之日，男女相將，持馬酪熟肉節解。主人延賓，亦無行位，穹廬前叢坐，飲宴終日，復留其宿。明日，將婦歸。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，極取良馬，父母弟兄雖惜，終無言者。頗諱取寡婦，而優憐之。其畜產自有記識，雖闌縱在野，終無妄取。俗不清潔，喜致震霆。每震，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。來歲秋，馬肥，復相率候於震所，埋殺羊，燃火拔刀，女巫祝說，似如中國祓除，而羣隊馳馬旋繞，百匝乃止。人持一束柳梜回，豎之，以乳酪灌焉。婦人以皮裹羊骸，戴之首上，縈屈髮鬢而綴之，有似軒冕。其死亡葬送，掘地作坎，坐尸於中，張臂引弓，佩刀挾矟，無異於生，而露坎不掩。時有震死及疫癘，則爲之祈福；若安全無他，則爲報賽。多殺雜畜，燒骨以燎，走馬遶旋，多者數百匝。男女無小大，皆集會。平吉之人，則歌舞作樂；死喪之家，則悲吟哭泣。其遷徙隨水草，衣皮食肉，牛、羊畜產，盡與蠕蠕同。唯車輪高大，輻數至多。【略】

後太武征蠕蠕，破之而還。至漠南，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，人畜甚衆，去官軍千餘里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。司徒長孫翰、尚書令劉潔等諫，太武不聽。乃遣原等幷發新附高車合萬騎，至于巳尼陂，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，獲馬牛羊亦百餘萬，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。乘高車，逐水草，畜牧蕃息，數年之後，漸知粒食，歲致獻貢。由是國家馬及牛、羊遂至于賤，氈皮委積。文成時，五部高車合聚祭天，衆至數萬，大會走馬，殺牲游遶，歌吟忻忻。其俗稱自前世以來，無盛於此會。車駕臨幸，莫不忻悅。

《通典》卷一九三《邊防九・西戎五・丁令》　丁令，魏時聞焉。在康居北，勝兵六萬人。隨畜牧，出名鼠皮，白昆子、青昆子皮。此上三國，堅昆中央，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，而北丁令在烏孫西，似其種別也。又匈奴北有渾窳國，有屈射國，有丁令國，有隔昆國，有新犁國，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，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。烏孫長老言，北丁令有馬脛國，其人聲音似雁鶩，從膝以上身至頭，人也；膝以下生毛，馬脛馬蹄，不騎馬而走疾於馬，勇健敢戰。

又卷一九九《邊防十五・北狄六》　僕骨，鐵勒之別部，習俗與突厥略同。

又　同羅者，鐵勒之別部也。在薛延陁之北，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，戶萬五千，俗與突厥略同。初臣突厥，苦頡利之政亂，太宗時，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。中間無聞。

又　都波者，鐵勒別種。南去回紇十三日行。分爲三部，自相統攝。結草爲廬，無牛羊，不知耕稼。土多百合草，取其根以爲糧，兼捕魚射獵爲食，而衣貂、鹿之皮，貧者綴鳥羽以爲服。婚姻，富者以馬，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。死亡以木櫃盛尸，置山中，或懸於樹上，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。莫知四時之候。國無刑罰，偸盜倍徵其贓。

又　拔野古者，亦鐵勒之別部。在僕骨東境，勝兵萬餘。其地豐草，人皆殷富。其酋俟利發屈利失，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。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，有松木入水，二年乃化爲石，其色青，有國人居住，其人謂之『康干石』。其松爲石以後，仍似松文。人皆著木腳，冰上逐鹿。以耕種射獵爲業。國多好馬，又出鐵。風俗與鐵勒同，言語稍別。

又　阿跌，亦鐵勒之別部，在多濫葛西北，勝兵千七百。隋代號訶咥部是也。遷徙無常所。

又　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，六日行。其國有樹無草，但有地苔。無羊馬，家畜鹿如中國牛馬。使鹿牽車，可勝三四人。人衣鹿皮，食地苔。其國俗聚木爲屋，尊卑共居其中。

又　俞忻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。其土地寬大，百姓衆多。風俗與拔野古同。少牛馬，多貂鼠骨咄也。

又　大漠國在鞠國北，饒羊馬。人極長大，長者至丈三四尺。問其國

云，北有骨師國，共大漠相接。

又卷二〇〇《邊防十六・北狄七》　拔悉彌一名弊剌國，隋時聞焉。在北庭北海南，結骨東南，依山散居。去燉煌九千餘里。有渠帥，無王號。戶三千餘。其人雄健，能射獵。國多雪，恆以木爲馬，雪上逐鹿。其狀似楯而頭高，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，令毛著雪而滑，如著屧屐，縛之足下。若下阪，走過奔鹿；若平地履雪，卽以杖刺地而走，如船焉；上阪卽手持之而登。每獵得鹿，將家室就而食之，盡更移處。其所居卽以樺皮爲舍。丈夫翦髮，樺皮爲帽。

又　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，二俟斤同居，勝兵四千五百人。草多百合。地出名馬，頭類橐駝，筋骨麤壯，好者日行數百里。其北又距大海，晝長夜短，日沒後，天色正曛，煮一羊胛，纔熟，而東方已曙，蓋近日入出之所。

又　駮馬，其地近北海，去京萬四千里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。有兵三萬人，馬三十萬匹。其國以俟斤統領，與突厥不殊。有弓箭刀稍傍排，無宿衛隊仗。不行賞賜。其土境，東西一月行，南北五十日行。土地嚴寒，每冬積雪，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，至暖消，逐陽坡，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。好漁獵，取魚、鹿、獺、貂、鼠等肉充食，以其皮爲衣。少鐵器，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。隨水草居止，累木如井欄，樺皮蓋以爲屋，土牀草蓐，加氈而寢處之。草盡卽移，居無定所。馬色並駮，故以名云。其馬不乘，但取其乳酪充飡而已。與結骨數相侵伐。貌類結骨，而言語不相通。

又　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，二十日行至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，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。其駮馬、鹽漠並無牛羊雜畜。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。土多松、樺樹，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九下《北狄傳・鐵勒》　鐵勒，本匈奴別種。自突厥強盛，鐵勒諸部分散，衆漸寡弱。至武德初，有薛延陀、契苾、迴紇、都播、骨利幹、多覽葛、僕骨、拔野古、同羅、渾部、思結、斛薛、奚結、阿跌、白霫等，散在磧北。薛延陀者，自云本姓薛氏，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，因號爲薛延陀部。其官方兵器及風俗，大抵與突厥同。

《新唐書》卷二一七上《回鶻傳上》　回紇，其先匈奴也，俗多乘高輪車，元魏時亦號高車部，或曰敕勒，訛爲鐵勒。其部落曰袁紇、薛延陀、契苾羽、都播、骨利幹、多覽葛、僕骨、拔野古、同羅、渾、思結、斛薛、奚結、阿跌、白霫，凡十有五種，皆散處磧北。

又卷二一七下《回鶻傳下》　薛延陀者，先與薛種雜居，後滅延陀部有之，號薛延陀，姓一利咥氏。在鐵勒諸部最雄張，風俗大抵與突厥同。

又　拔野古一曰拔野固，或爲拔曳固，漫散磧北，地千里，直僕骨東，鄰於靺鞨。帳戶六萬，兵萬人。地有薦草，產良馬，精鐵。有川曰康干河，斷松投之，三年輒化爲石，色蒼緻，然節理猶在，世謂康干石者。俗嗜獵射，少耕穫，乘木逐鹿冰上。風俗大抵鐵勒也，言語少異。

又　僕骨亦曰僕固，在多覽葛之東。帳戶三萬，兵萬人。地最北，俗梗騖，難召率。

又　葛邏祿本突厥諸族，在北庭西北、金山之西，跨僕固振水，包多怛嶺，與車鼻部接。有三族：一謀落，或爲謀剌；二熾俟，或爲婆匐；三踏實力。永徽初，高侃之伐車鼻可汗，三族皆內屬。顯慶二年，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，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，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，卽用其酋長爲都督。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。三族當東、西突厥間，常視其興衰，附叛不常也。後稍南徙，自號『三姓葉護』，兵彊，甘於鬬，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。

又　都播，亦曰都波，其地北瀕小海，西堅昆，南回紇，分三部，皆自統制。其俗無歲時。結草爲廬。無畜牧，不知稼穡，土多百合草，掇其根以飯，捕魚、鳥、獸食之。衣貂鹿皮，貧者緝鳥羽爲服。其昏姻，富者納馬，貧者效鹿皮草根。死以木匱斂置山中，或系於樹，送葬哭泣，與突厥同。無刑罰，盜者倍輸其贓。

又　骨利幹處瀚海北，勝兵五千。草多百合。產良馬，首似橐它，筋骼壯大，日中馳數百里。其地北距海，去京師最遠，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，日入（亨）〔烹〕羊胛，熟，東方已明，蓋近日出處也。

又　白霫居鮮卑故地，直京師東北五千里，與同羅、僕骨接。避薛延陀，保奧支水、冷陘山，南契丹，北烏羅渾，東靺鞨，西拔野古，地圓袤二千里，山嶺其外，勝兵萬人。業射獵，以赤皮緣衣，婦貫銅釧，以子鈴綴襟。其部有三：曰居延，曰無若沒，曰潢水。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